



朗孟驿

程维功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朗孟驿

客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朗孟驿 / 程维功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13-0374-3

I. ①朗…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4274号

朗孟驿

作 者	程维功
责任编辑	闫 璞 靳 嫦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印 张	31.25
字 数	62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374-3
定 价	54.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725000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引 子

大凡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县城西关有个旅店，门楣上横书三字“朗孟驿”。字体遒劲有力，堪称书法一绝。

新中国成立后，“朗孟驿”改作“西关旅社”。

“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朗孟驿”三字不翼而飞。

20世纪90年代初，旅居香港的“朗孟驿”法定继承人梁女士回国办理了移接手续。表示将在“朗孟驿”旧址上建造全城最高的高楼大厦。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大楼落成竣工，鸣炮庆贺。红有机玻璃贴面、被放大的“朗孟驿”三字又迎着朝阳熠熠生辉。

90年代兴起考古热，许多鲜为人知的优秀古代文化被相继挖掘出来。“朗孟驿”始终是个谜。

1998年5月，该县历史文化年会专题研讨了“朗孟驿”。与会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苦思冥想，认为“朗孟驿”只能是这样一个故事——

隆冬，干冷的西北风呼啸着卷起黄尘，巷道空落落的，一只瘦骨嶙峋的黑狗嘴巴贴地，循着巷道搜寻食物。它猛抬头，看见村边麦场上发情的小花母狗，箭一般飞跑而去，小花母狗见黑狗追来了，转身就走，黑狗一边撵、一边闻、一边跳，两只狗亲热着向麦秸垛后跑去。

麦场上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正在玩跳房房。胖嘟嘟的郭辉和其他骨瘦如柴的孩子形成明显对比，但不管他怎样有力地把铁塔般的身子“噔噔”地抬上落下，也跳不出身瘦脖长、扎两条小辫儿的梁兰歌那样优美的姿势来。远处传来郭家二太太石榴花的呼喊声：“郭辉，快回家吃饭啰。”郭辉高声答应着跑去了。黑瘦，穿着补丁衣服的子善说：“不玩儿了，饿，回家。”高鼻梁、大眼睛的双牛说：“回家也没饭吃。”兰兰揩着头上的汗低声说：“我家也是。”

双牛看看天，望着远处说：“子善，我看咱去后沟，那儿崖上有没掉落的酸枣，柿子树上也许还有鸟儿没啄的软柿子。”“行，走！”子善一仰头说，抱着双牛的肩就走。兰兰犹豫了一下问：“双牛哥，带我去吗？”双牛回头说：“带呀。哥就是吃个虱也要分给你一条腿。走！”

“等等，我去撒泡尿。”子善说着，向麦秸垛后跑去。

郭辉很快就拿着一个白馍馍边吃边跑边喊：“哎，等等我。”

双牛对兰兰耳语了几句，然后大声说：“郭辉别过来。把馍拿一边吃去，引得人口酸。”

郭辉放慢了脚步，拿眼瞥了瞥说：“兰兰过来，咱俩玩儿，我给你馍馍吃。”兰兰一扭头说：“我不要！”这时，子善在麦秸垛旁喊：“快来看哟！”几个人跑过去。原来是两只狗在交媾连蛋。男孩子拍着手笑起来。兰兰羞得脸面通红，双手捂眼转身跑走了。双牛在后边大声说：“兰兰，不到后沟去啦？”

“不去了！我回家。”

双牛和子善并肩向后沟走去。郭辉说：“子善，咱俩玩儿。”子善头也没回说：“我要到后沟去。”郭辉气呼呼地站在那儿，面红耳赤，狠狠地啃了口馍，蠕动嘴巴咀嚼着。与他一般大小的钱常有、梁满仓跑过来，见他大口地吃馍，不由得眼馋口酸，直咽口水。郭辉瞥了他俩一眼，咽下一口馍说：“你俩愿意跟我玩儿吗？”

钱常有咂吧嘴说：“那……那你给我们一点儿馍吃！”

“对！就……就一点点。”梁满仓用手比画着说。郭辉看看手上的馍，分了一半给他俩。常有接了馍，又分了一半给满仓，两人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吃起来。那两只连蛋的狗，屁股连着屁股从旁边跑过，三人用土块、石子撵打着狗，嘴里喊着：“打

日×贼！打日×贼！”狗号叫着一拉一扯跑着。双牛听见喊叫声回头看，心里酸楚楚的真不是滋味，讨厌的狗把兰兰羞跑了。更让双牛没想到的是，那次竟是他和兰兰童年最后一次玩耍。

那两只狗实在是爱得太深了，结合得像火车挂钩一样牢靠，以至被赶了好长一段路都分不开。一方面经受着顽童们施加的皮肉之苦，一方面又被爱情所累不能自拔，真是苦不堪言，生不如死。围观的孩子越来越多，土疙瘩、石块雨点般打来。本来就是瘦狗，怎耐得这般打击，那黑狗终于倒在地上。郭辉举起一块大青石狠狠向狗头砸去，那无辜的黑狗“咯哇”一声，便气断身亡，成了爱情的殉葬品。见狗死了，那些胆小的孩子都吓跑了，唯有郭辉、钱常有、梁满仓幸灾乐祸地蹦跳着狂呼大笑。

二

一所破旧的农家小院，土打的围墙，只有三间低矮的西屋，北边的院基上长着一棵大榆树，下边一人多高的树皮已被剥得剩下二指宽一绺儿皮，光秃秃的枝丫在风中摇曳。昏暗的豆油灯影中，梁瑞生跌跌撞撞走进屋，一头倒在炕上，气息奄奄。

肖翠花把一碗野菜汤端给他，瑞生闻着那苦味儿直想吐，恹恹然说：“兰她妈，我怕不行了，饿了几天，再加上受气，折杀我了！”

“再别胡思乱想。怎么，又没借下？”

梁瑞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狗日的不……不但不给一星半点儿，还……还讨前边的债。”

瑞生家前年青黄不接时借了地主郭麻子郭福山五斗麦，利滚利已成了三担三，给郭家熬了一年活，才顶了一担一，如今遭年馑，家里一贫如洗，他求郭麻子再借给他点儿粮以度饥荒，可狗地主就是不给。

“看你肚量小的，天不降无路之人，他能把咱逼死？”

“老……老东西心术不正。”他小声说。

肖翠花警觉地问：“郭麻子说什么啦？”

“他……他说，”他喘起来，她给他捶捶背，他缓解了些，“只要答……答应典你半年，前……前边的账就一笔勾销，还借……借给咱五斗麦。”

“呸！”肖翠花啐了一口，脸涨得通红。“你怎么回答？同意将我典出去？”

“没有，死也不能做那……那事！兰她妈，如……如果我死了，你就和娃远走高飞……”他想咳痰，一起身，眼发花、脸煞白、又躺倒，晕了过去。

肖翠花焦急地摇着他叫：“瑞生！瑞生！兰她爹！兰她爹……”眼里蓄满了泪水。

停了好一阵子，瑞生才微微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翠……翠花，我死了，把我埋……埋深些，别让人刨吃了或让狗……狗撕了！”说毕，头一歪，断了气。

肖翠花嘤嘤地哭起来，惊醒了睡在旁边的兰兰，兰兰伏在爹身上号啕大哭：“爹！你醒醒，我要我爹！”肖翠花止住哭，拍了下兰兰：“别哭！小心让人听见了。”哭声戛然而止。兰兰抱着妈啜泣着说：“妈，咱们咋办呀？”“乖女儿，你先睡吧，让妈给你爹擦洗擦洗，换件干净衣服。”

肖翠花边给瑞生擦洗身子换衣服边想，该不该给邻人说？如果让郭麻子知道了，我还走得了吗？思忖半晌，他对着瑞生的身体，又像自言自语，我就先把你寄埋在榆树下，等情况好转了……眼泪又模糊了眼睛。她试着挪动他的尸体，累得满身汗，险些昏倒。因为她也三天没进五谷了，肠肚内塞的尽是菜。不行，得吃点儿东西，不然就别想搬动他，她想。

她坐在炕沿上苦思冥想，哪儿有吃的呢？丈夫弥留之际的话忽然在耳边回响，“把我埋深些，别让人刨吃了……”她心里一震，打消了那个突然闪现的邪念。

她踱到屋外，夜黑漆漆的，寒星眨着狡黠的眼睛，树木晃动着光秃秃的枝丫。北墙下那棵大榆树在风中战栗，好像是被她的目光吓得发抖。它知道，她每饥饿难忍时就打它的主意。她每次剥树皮时都想，如果树是人，该要痛苦成啥样子呢！可是她每次都原谅了自己。那棵榆树还能靠着一缙皮顽强地维系着生命，以便逢春再发，难道人就眼睁睁地饿死吗？

她回到屋内，又试着搬动丈夫。比第一次还要艰难。她心里明白，不吃东西，绝对办不了丈夫的后事，恐怕都难走出家门。那个可怕的念头又强烈地占据了脑海，难道三个人都饿死，让人宰吃了吗？她又在原谅自己。她轻轻抚着丈夫的脸在心里说，瑞生，别怪我心硬，我……我实在没办法呀！

她吹熄了灯，摸黑从墙龛里取出那把杀羊刀，手颤颤地伸进盖瑞生的被子里，心突突地跳，不由得又缩回了手，小声呜呜地哭。兰兰也小声哭起来：“妈妈，你要把爹怎么办？”

“兰兰别哭，妈正在想办法。”她咬了咬牙，心一横，在瑞生的小腿肚上下了一刀，匆忙拿到灶房洗净下到锅里煮。然后又回来摸黑给瑞生包扎了伤口。

灯亮了，两碗人肉菜汤端进了屋子，屋里飘散着诱人的香味。兰兰禁不住诱惑地问：“妈妈，什么饭这么香？”“肉菜汤，吃了就饿不死了！”说着，递给兰兰一碗。兰兰迫不及待地吸溜着吃起来：“妈，什么肉这么香？”“小娃娃兴吃不兴问！”一碗肉菜汤三下五除二就下了肚，二人顿时来了精神。

“兰兰，起床！帮妈把你爹弄到外边去。”肖翠花抱着瑞生的身子，兰兰抱着爹的脚，二人吃力地把瑞生的尸体移至榆树下的一张破席上，肖翠花挖好坑，把瑞生的尸体卷在席筒内往下推。

兰兰挡住哭着说：“妈，我不让把爹推下去。我要爹！”

“听话，兰兰，人死了就得埋掉，埋了尸体，他的灵魂就升天了。”兰兰哭泣着帮

妈掩埋爹。

黎明，肖翠花锁了门，拉着女儿，背个破铺盖卷，手里提个破包袱，顶着冬晨凛冽的寒风向村外走去。走过打麦场时，双牛喜滋滋迎着她叫：“兰兰，来玩儿啊！”兰兰跑过去。他随即惊愣地看着她——兰兰的鞋面漫上了白布，头发用白绸扎着，眼红肿红肿的。他诧异地问，“怎么啦？兰兰。”

兰兰眼噙泪水说：“我爹死了。”“怎么死的？”“饿死的。”“啥时候？”“昨晚。”“人呢？”“已经埋了。”

双牛低下头，不由得用拳头揉眼睛，老梁叔叔是个大好人，和蔼可亲，见了他就用粗糙的巴掌抚他的头，说他是乖孩子，小时候梁叔还爱把手伸进他的开裆裤内摸他的小牛牛。他抬头看兰兰，兰兰眼泪兮兮。双牛心里也很难受，想对她说什么又噎住了，改口说：“兰兰，饿吧？我给你一点儿好吃的。”说着，从口袋内掏出一小角硬邦邦的死面板玉米面烙馍递给她。

兰兰眼睛一亮接到手中，又觉得不好意思地说：“你吃吧！”“我吃过了，留给你的。”她三两口就吃掉了那块烙馍。咂着嘴，似乎勾起的食欲一发不可收拾。他看着她吃得香甜的样子，微笑着，不由得咽了口水。兰兰看着他，满脸歉疚，从贴身的口袋掏出一个香荷包说：“给你！双牛哥。”

“我不要！你舍得吗？”

“舍得，舍得，给你。”兰兰硬往他手里塞，“拿上吧！双牛哥，我要走了，还不知再能见不。”双牛拿着香荷包，怔怔地望着她：“去哪儿？”“去要饭，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河西村来了。”“为什么要去要饭呢？大家帮衬着不就熬过去了吗？”“郭麻子家逼债，妈说不走不行。”

双牛眼湿湿的，扭过脸不敢看兰兰，手把香荷包捏扁了，又展开手看香荷包，说：“那……那我没什么送你。”

“不用了，你那角烙馍在我肚内，或许，我就饿不死了。再见！双牛哥。别给人说我们走了。”兰兰摆摆手，转身跑走了。双牛怅惘地望着远处——肖翠花牵着兰兰的手，愈走愈远，愈变愈小，终于消失在大路拐弯处。

三

大地主郭福山打错了算盘。他想，梁瑞生若不想全家饿死，天明就得乖乖把媳妇给他领来。他操纵着这一片土地上的粮食，也就是说，掌握着这一方人的性命，庄稼连着两料没收，唯一能救人性的粮食都在他的圈内，让谁生谁死也只是扼腕之功。他一夜都在做着美梦，肖翠花这一枝花，他谋算日久了，现在该是上手的时候了。他一大早起来，躺在躺椅上抽大烟，烟雾缭绕。脑际闪现肖翠花的情影。心

想,这瑞生怎么还没把人领来?他大声喊:“天顺!”

高掌柜人未到声先至:“哎。来啰。”

“去!催催梁瑞生家的债!”“是!”高天顺一弹腿蹦了出去。

郭麻子又深深吸了两口烟,蹙眉打诨。大声说:“把我的长袍短褂,礼帽、自由拐拿来!”大太太张凤仙从内间屋探出头说:“不走亲戚不过节,穿那么新做啥?”“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

高掌柜没多时就溜了回来,低眉俯首立在郭麻子面前说:“大东家,瑞生家门锁着,听邻人说,半夜里听见哭声,像是死了人。一大早,有人见瑞生媳妇牵着女儿的手走了。”

“嗯?”郭福山一愣,挺直身说,“走了!”

大太太拿来了衣服,“给!你换吧!”

“去去去!”郭麻子手一抡说,“不换了,不换了。”随后“嘿嘿”冷笑两声,“哼!走了,跳得出如来佛的掌心吗?听着!”

“是!”高掌柜打了个立正,侧耳倾听。

“派人去追,一定要把那婆娘掳回来。”“是!”高掌柜一弹腿又蹦了出去。

大太太边抱着衣服往内屋走,边小声叨唠:“老骚货!不自量力。”

双牛心不在焉地来回转悠着,时不时向兰兰母女消失的方向张望。回头又把脚边的石子踢得飞出去老远,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憋闷难忍。高掌柜、二狗和两个家丁骑马走过来。二狗两边看看说:“该向哪个方向追?”

高掌柜四下瞅瞅,发现了双牛,用鞭子指着他说:“哎!小娃,看见瑞生媳妇和她女儿朝哪个方向去了吗?”

“不知道。”双牛瞅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哎哎哎,别走!”高掌柜说着跳下马,“小娃,告诉我,说了实话,我奖你两个蒸馍。”

“我不要。我不知道。”

“噢,你这贱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着,拧他的耳朵。双牛动作灵活,头往后一躲,抓住他的手狠咬一口,转身跑走了。高掌柜痛得“哎哟!”尖叫一声。举起鞭子要打,双牛早蹿出了老远。二狗策马要追,高掌柜挡住他说:“算啦,办正事要紧。你带着三子往北,顺着大路直追到黄河口,我带着木桩沿大路直向南追。”

“行,驾!”二狗与三子策马向北驰骋而去。高掌柜拨转马头,与木桩向南飞奔。

肖翠花领着女儿茫然地向南走着。天灰蒙蒙的,田野荒凉萧条。偶尔可见一两片青绿的麦田。这儿一堆那儿一堆零散的玉米秆还堆在田间。

一只狗叼着一只小娃胳膊飞跑而过,兰兰吓得抱住妈说:“妈,看,哪是什么?我怕。”

肖翠花抚着她的头说:“别怕,那是死娃胳膊。”

“妈,那娃怎么死了呀?”“八成是饿死的。”

“妈，那我不饿死。”

“活人不怕狗。走！到那边妈给咱折两根棍子，狗咬人，咱就用棍子打。”肖翠花折了两根棍子，一人拿一根继续前进。兰兰拿上棍子，似乎胆大了许多。她抡起棍子打一棵枯干的蒿秆，蒿秆应声而折。

又走了一截路，兰兰说：“妈妈，什么时候才能要到饭呀？我都饿了。”

“再赶一段路，离咱的村子远了，咱就开始沿村乞讨。再说，还不知道郭财主家的人会不会撵咱们。”

兰兰胆怯地朝后看看，说：“妈妈，我想撒尿。”

肖翠花左右前后看看，把兰兰领到田内一堆干玉米秆后边。兰兰刚脱下裤子，就指着远处对肖翠花说：“妈妈，你看！”肖翠花望去，远远看见两个人骑马飞奔而来，那不是高掌柜吗？于是急忙对兰兰说：“快！藏这里面去，别动也别出声。”两人把禾秆豁开藏进去，又用禾秆将自己遮住，屏息倾听。哒哒哒的马蹄声飞奔而过，渐渐远去。肖翠花悄悄出来向远处张望，骑马人已不见踪影。于是她唤出兰兰，背离公路插斜向西而行，踏列石跨过一条小河，在河边洗了把脸，给自己和兰兰梳理好头发，弹衣拽襟，对着河水照了照，然后沿着一条笔直的白杨路向村子走去。巷道里人迹寥寥，几个村妇在自家门口聊着什么。

肖翠花牵着兰兰的手来到一家门口，对着正在纳鞋底的中年妇女说：“大嫂，可怜可怜我们，给点儿吃的吧！”

村妇疑惑地打量打量她们，犹犹豫豫回家取来一个馍给了她说：“天灾遭年馑，我们家也紧张，将就给你点儿，别见怪呵。”

“谢谢大嫂。”肖翠花接了馍走了。有几个妇女见肖翠花母女走过来，忙转身回家关了门。肖翠花羞容满面地领着兰兰向另一个巷道走去。村妇们又走出来在她身后议论——

“看模样就不像个要饭的，哪有要饭的还收拾得那么漂亮。”

“谁知葫芦里卖的啥药？”

“绣花枕头！有本事的话，还会走要饭这条路。”刻薄、讽刺的话像一窝蜂似的钻到耳朵里，蜇得肖翠花心痛难忍。来到一大户人家门口，她怯怯地叫：“东家，给施舍点儿吃的吧！”一只黄狗汪汪着跑出来扑咬她们。肖翠花和兰兰边用棍子挡，边往后退。一个穿着艳丽的中年妇女走出来，瞅了肖翠花几眼说：“要什么要！你那眉眼还要饭啊？妓院内去还挣不下几个饭钱吗！”

肖翠花面红耳赤，羞愧难当，拉着兰兰转身就走。心想，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可饥肠辘辘，迫使她不得不忍气吞声。又想，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等渡过了这暂时的难关再说。巷道拐角处，浪人金光斗从对面走过来，不怀好意地盯着肖翠花娘儿俩看。肖翠花低头匆匆绕道走过去。

金光斗回头招手道：“哎哎哎！慢走，”她们停住。他走过来说，“你们不是要饭吗？来，我给你们一点。”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银圆给她。

肖翠花小心翼翼接了银圆，低头躬身说：“谢谢大哥！”

“不用谢，跟我走，好好侍候爷，钱有的是。”他嬉皮笑脸伸手拉她。肖翠花忽地变了脸，“呸”地唾了他一口，把钱往他身上一摔，转身就跑。金光斗拾起钱，对着她们的背影轻蔑地说：“嘿！臭娘儿们。不识抬举的东西，等着瞧吧！”

中午时分，高掌柜急急火火走进厅堂说：“老爷，我们北到黄河边，南到司马坡，可就是不见那娘儿俩的踪影。”郭福山正在抽水烟，长长地吐了一口烟说：“她还插翅飞了不成？”高掌柜又神秘兮兮地说：“老爷，刚才去时，我看见老秦家的孩子双牛站在村边，说不定，他知道那娘儿俩的去向，拉来几下打得他就碟儿碗儿都供出来了。”

“哎呀，你那啥馊主意！你要让我把人得罪完啊，我一再对你说，宁惹一人，不惹众人，那些穷鬼们联合起来对付咱，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吗？真是的！”

“是是是！”

“把眼线撤出去，一发现那婆娘踪迹，立即告诉我。”

“是。”

黄昏的河边，暮霭弥漫开来。归巢的鸟鹊鸣叫着飞进树林。肖翠花和兰兰在河边吃着要来的几块馍，喝了些河水。然后向离村不远的山坡上一座破庙走去。庙门写着“山神庙”三字，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几间西厢房已断瓦颓垣，大殿尚存，但门窗不全。庙前有一小打麦场，母女二人抱了些麦草铺在大殿角落依偎着躺卧，两人合盖一床薄被。月光晦暗，树影婆娑，风从破门吹进来，兰兰冷得瑟瑟发抖。肖翠花把她往怀里揽了揽说：“来，和妈挨紧些，妈抱着你就不冷了。”兰兰伏在翠花怀里说：“妈，咱为什么不在家待着，要出来要饭呀？”

“咱欠郭麻子家粮，人家催债，咱还不起，不躲出来，行吗？”

“双牛哥家不是也欠郭麻子家的债吗？那他们怎么就不用躲出来呢？”

“唉，”肖翠花叹息一声，“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

“妈，我好怕呀。这破庙里如果来了狼，怎么办呀？”

“别怕！妈护着你，妈有棍子，狼来了，妈就用棍子打。”肖翠花说着给兰兰壮胆，其实她心里更担忧更害怕。

肖翠花一边拍，一边哼催眠曲，兰兰渐渐进入梦乡。肖翠花见她睡熟了，轻轻放下她，把麦草往她身边拥了拥，自己则靠着墙遐想。远处狼嗥狐鸣，猫头鹰凄厉地叫着。她龟缩着身子，心想，狼真的闯进来怎么办？她看看对面，昏暗中，山神慈祥的面孔似乎正对着她笑。她心里默念：老天爷呀！睡在你的脚下，你还能不保佑我吗？她心释然，于是往下一躺，睡着了。月落天暗，万籁俱寂。一个蒙面人悄悄潜入庙内，他先从窗户向内窥视着，借着微弱的亮光，现出肖翠花母女俩熟睡的面孔。蒙面人蹑入殿内，恶虎般扑到肖翠花身上。肖翠花被惊醒，“啊！”大叫一声与其搏斗。

兰兰从睡梦中被惊醒，看见一个人爬在母亲身上撕扯，已顾不得害怕，拽住那

人的一只脚使劲往下拉。那人一蹬，就把她蹬了个后蹲。“兰……兰兰，别过来，快去喊人！”肖翠花焦急地说。兰兰跑到庙院大声呼喊：“救人呀，抓坏人啊！救人呀，抓坏人啊！”喊声消失在茫茫夜空，空留回响。兰兰又跑回殿里，那人已撕破了妈妈的衣服，眼看就要得手。兰兰左顾右盼，发现了献台上的香炉，她双手抱起香炉，狠狠地向那人后脑勺砸去。那人“哎哟”一声倒下了。肖翠花翻身起来，胡乱收拾了一下东西，拉着兰兰跑出了庙院。

二人颠三倒四跑到河边，气喘吁吁倒坐在河边上，肖翠花被撕扯得衣烂裤破，头发凌乱。兰兰头上身上沾满了草屑。肖翠花捋了捋头发，整了整破衣。又抹了抹兰兰头上的草梢。

“妈，你说那人死了吗？”

“我看，八成是昏过去了。”

“如果那人醒来又找咱的麻烦怎么办呀？”

肖翠花果决地说：“走！离开这里。”

“妈，咱不要饭了吗？”

“不啦，饿死都再不讨饭了。”肖翠花牵着兰兰的手，朝着县城方向走去，边走边担心地回头张望，猫头鹰“幸候！幸候！”叫了两声，兰兰吓得扑到妈妈怀里。

肖翠花紧紧抱住兰兰说：“别怕！”然后拾起一块土疙瘩向鸟叫的方向甩去，嘴里骂，“报丧鬼！你也想乘人之危？”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她忙拉着兰兰躲进一块未收禾秆的玉米地里。像是一小队骑兵跑了过去，一切复归平静。他们又匆匆赶路。

四

清晨，二太太正给儿子郭辉穿一件新衣服。

高掌柜走进来看见了说：“小胖穿这身衣服漂亮极了！”抚摸着他的头说，“叫——”

二太太忙给他使眼色，说：“叫叔叔。”

郭辉叫：“高叔叔。”

“哎！”高掌柜抱着他的头问，“小胖，将来要娶怎样一个媳妇？”

郭辉脱口而出：“我要娶兰兰。”说得两人都笑了。

“哟！小胖还怪有眼力！老子看上了她妈，儿子看上了她女儿，好，叔叔一并给你们弄回来。”说着，从身上掏出两个铜钱塞在他手里，“给你买糖吃吧！”郭辉拿着钱跑出去了。

高掌柜看着他的背影摇着头说：“明明是我的孩子，却要违心地叫叔叔。”

“你急啥嘛！”

高掌柜哼笑一声，“倒也是，老家伙死了，我儿子一掌权，那时，咱就是名正言顺的老爷、太太了！”

二太太用食指戳了下他的额头：“你这个吕不韦！”高掌柜抱住她连吻带晃荡。

二太太忙推开他：“死鬼！大白天的，小心让人看见了。”

兰兰走了，双牛觉得生活中好像少了什么，耳中听不到“双牛哥！双牛哥！”那脆生生的叫声；眼里看不见那清瘦但灵秀的身影，心里憋闷得很，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麦场上，阳光撒下一片金辉，双牛凝望着南方，心里默默念叨：“兰兰不知去哪儿了？要得下吃的吗？”子善悄悄来到双牛身后，一蹦就趴上他的双肩。双牛一惊，要在往常，他准会跳转身，两个好朋友的游戏就在打斗和追逐中开始了。可今天，他却郁郁寡欢，满脸愁容。子善疑惑地看着他说：“怎么不高兴？来，玩儿跳房房。”

双牛恹恹然说，“没有兰兰，跳房房还有啥意思？”

“你在等兰兰吗？她怎么没来？”

“兰兰不会来了，她去要饭了。”

“去哪儿了？”

“朝那个方向走了，嘘！”他指着南方，又对着他耳根小声说，“可别告诉别人，兰兰说，不让人知道。”

“你说兰兰为什么去要饭？”

“都是郭辉家害的，整天派高掌柜向穷人讨债！把兰兰爹都逼死了。”

“是吗？”子善不无同情地点头说，“那咱俩玩丢窝子！”

“好！”两人正玩儿得热乎，郭辉跑了过来说：“也加我玩儿吧？”双牛说：“滚，谁和你玩儿！”郭辉悻悻地立在旁边看，看了一会儿，掏出他的铜钱说：“看，我有这个。”子善瞥了一眼说：“谁稀罕你那臭钱。”

“不臭，是高叔叔给我的。高叔叔还说将来给我娶兰兰做媳妇。”

双牛停住玩，瞪着眼说：“去你妈的！你那副猪眉眼还想娶兰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撒泡尿把你照照！”

“我家有钱、有家丁，她不愿意就把她绑过来。”

双牛怒不可遏，摔了手内的杏核儿：“你敢动兰兰一根毫毛，我揍死你狗日的！”说着飞起脚要踢郭辉，郭辉吓得扭头就跑。

子善哈哈大笑说：“看那熊样儿。”

双牛说：“以后别和他玩儿。”

“谁跟他玩儿，笨得跟猪一般。”

过了一会儿，郭辉又悠悠然走过来，手里拿个大白蒸馍。站在旁边一边看他们玩儿一边吃。子善看了看，忍不住吞口水。双牛厉声喝：“滚一边去，兴得你有白馍吃？”

“这又不是你家的地方，我就要在这儿吃，羡慕羡慕。”郭辉把馍擎在面前转了转。